

石碼故事：妈妈就要一百岁了

原创 2016-12-26 庄燕南 (旅美) 鹭客社



妈妈”有她的名字，有她的时代，有她走过来的路。人间有多大苦难，她都知道。人间有多少希望，她也都知道。 —— 庄燕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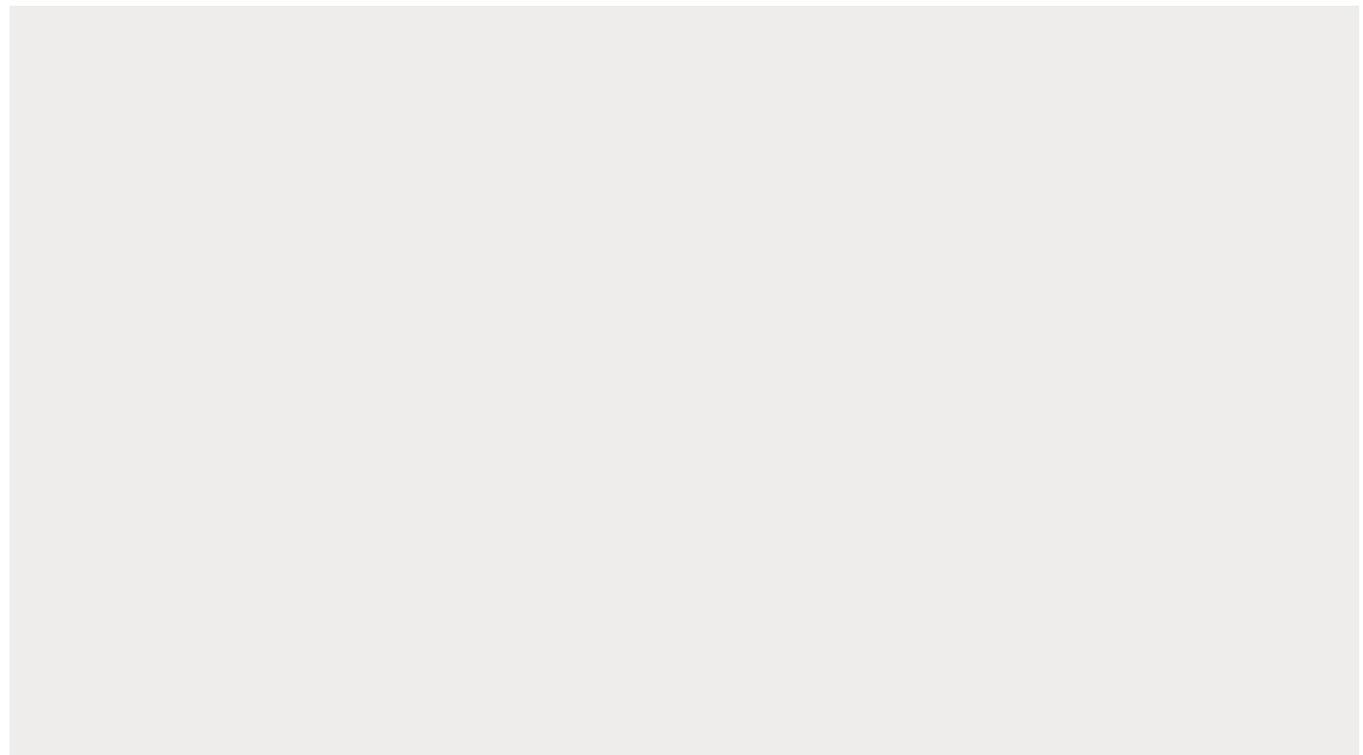


沉默的母亲
苏芮 - 苏芮 新曲+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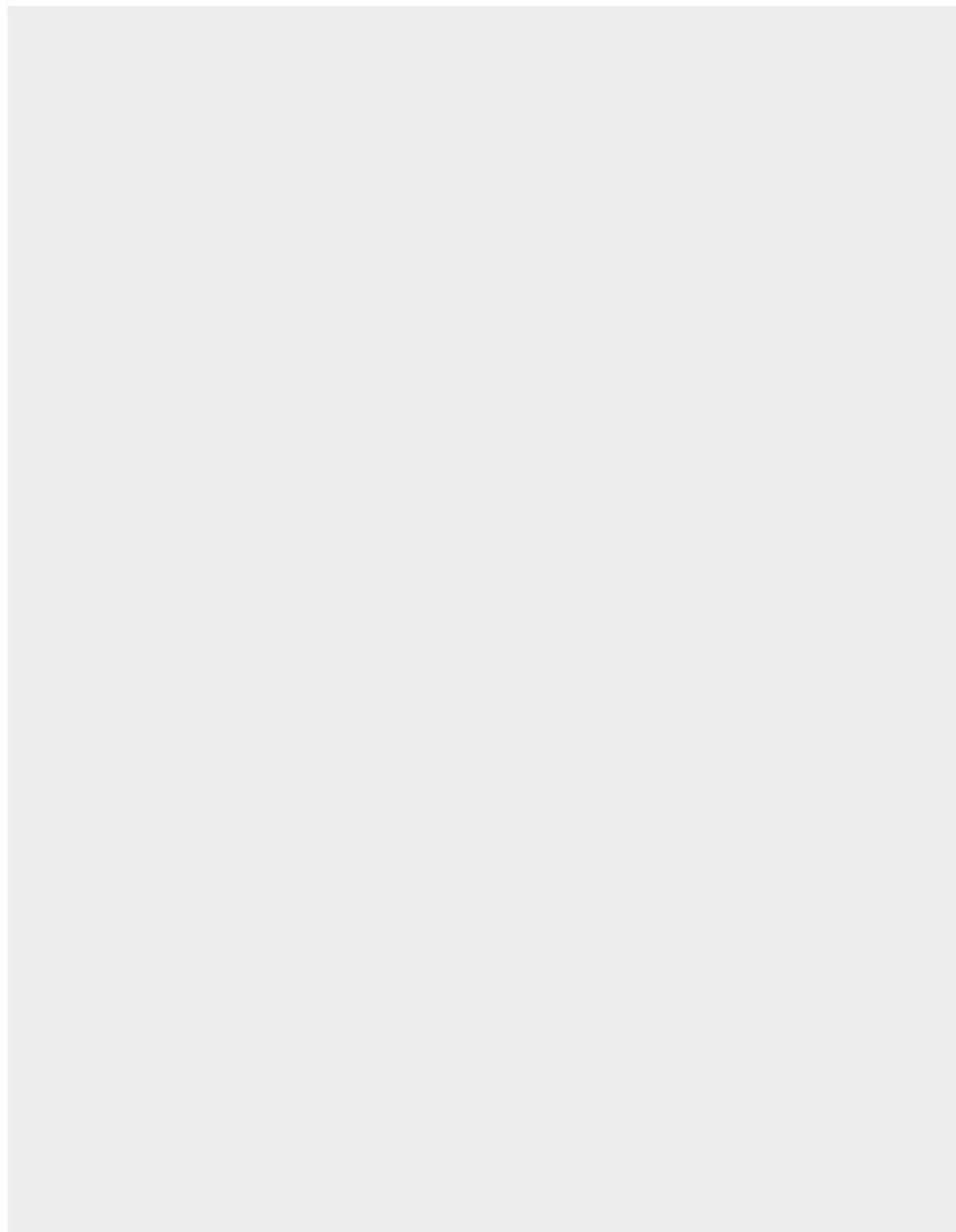


鹭客社向石碼抗日英雄、廈門虎園烈士庄少萍之遺孀 — 一百歲老人林守准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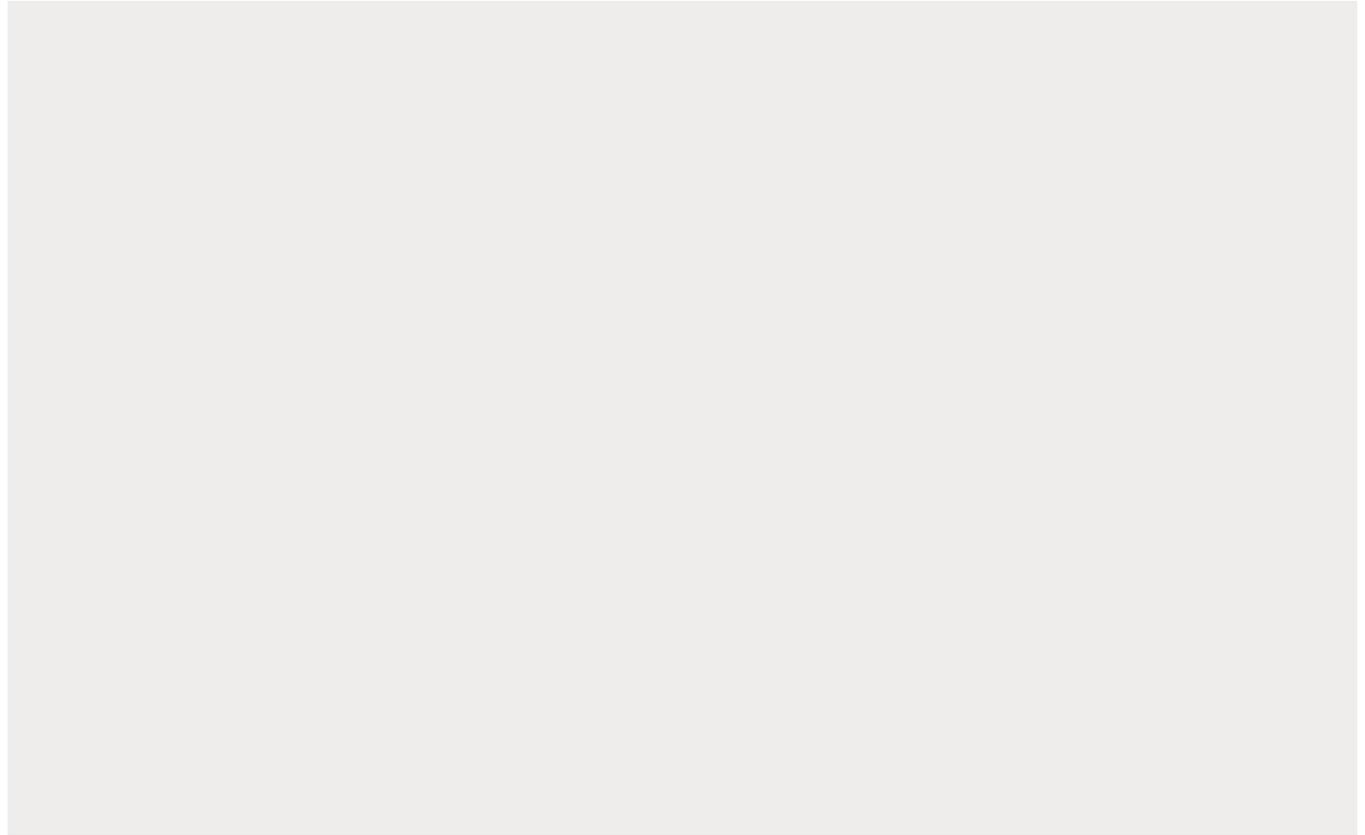
过了年，妈妈就100虚岁了。妈妈实岁将是 98，但妈妈那代人沿例都用虚岁。妈妈童年失父，青年丧夫，拉扯着8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走过了这近百年的艰难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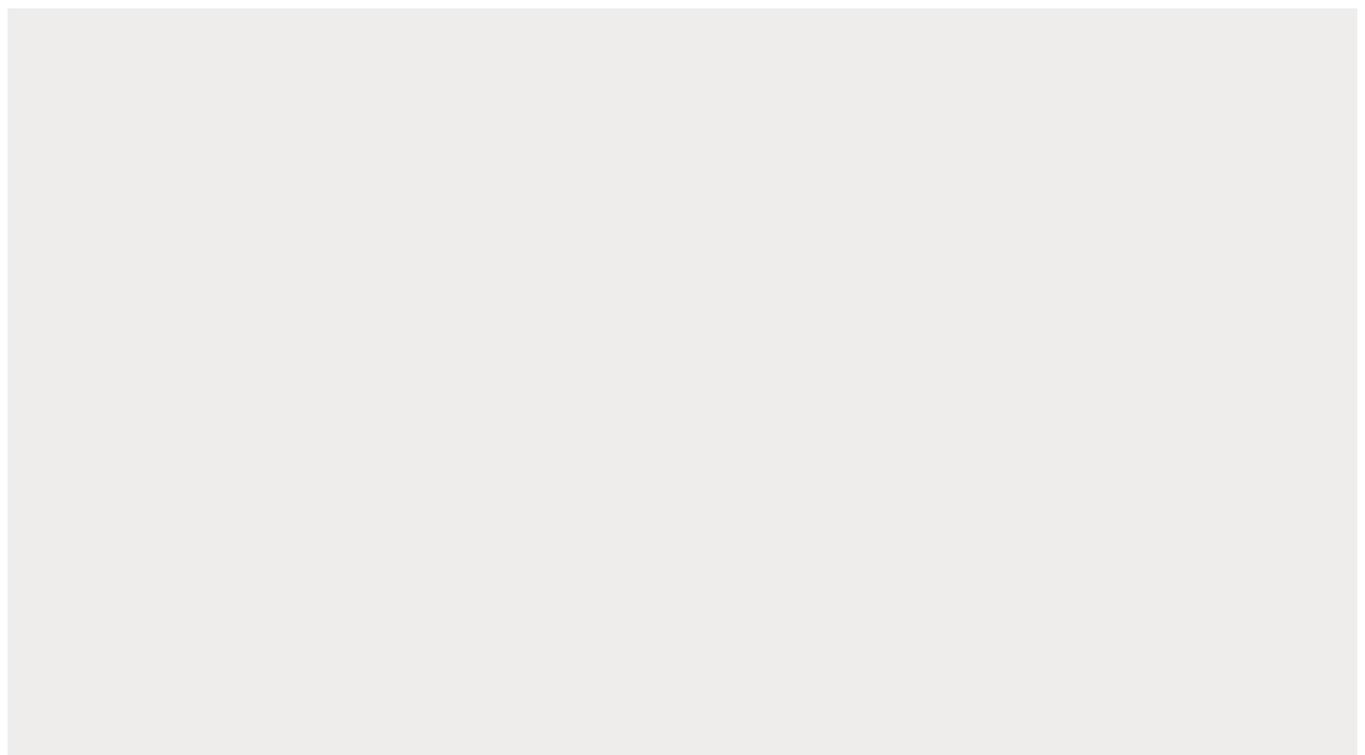
妈妈三岁时，外公要“出洋”（当时去海外的叫法）。妈妈跟他到门口，战战兢兢叫他一声“恩官”（当时石码人叫爸爸的叫法），外公从袋里摸出二个铜板给她。外公去的是缅甸仰光，在那里开杂货铺。不久，外公托人带回来三个书包，吩咐让孩子上学。学校是石码私立小学。十一岁的海澄姨母一手牵七岁的二舅，一手拿那三个小书包。九岁的妈妈背五岁的三舅。四个人一起去学校。姨母、妈妈、二舅在上课时，三舅则自己坐在教室门槛上玩。中午放学时，妈妈自己快步回到外婆家，带上外婆煮的番薯和绿豆稀饭，跑回小学跟海澄姨母和二舅三舅分吃。



读完初小，想去读高小，但外婆没钱给妈妈上学了。幸好，大姑婆的一个同学在西湖小学教书，就让妈妈作为教师家属免费去读。读小学时，她的同班同桌的同学是林玉霜。玉霜的妹妹玉环小二岁，低一班。她们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还在菜园里结了拜。



有一年暑假，妈妈还跟玉霜玉环到她们在浒茂的家住了两个月。她们毕业于1932年，是西湖小学第18组。毕业时全班只有五个学生。随后，妈妈免费读了三年初中，因为她每年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她们初中毕业是第17届，全班只有八名学生。当时，石码只办到初中，读高中得到漳州或厦门。玉环和玉霜家里有钱去升学，妈妈就再没机会上学了。那是“解放前”的事了。七十年以后，妈妈成了石码镇老人大学年龄最大的学生。她学电脑、学英语，学摄影，还学跳舞。有知情人还给她拍照发表，并获奖。妈妈读老人大学读了很久，直到学校搬到远远的“山后”。



其实，妈妈的许多知识和技能都是“解放前”学的，而且学得很好。妈妈那一代人得学女红，包括缝制衣服和织毛线。从小，我就穿妈妈手织的羊毛衫羊毛裤、帽子、手套。到 94 岁了，妈妈还为我们手织了脖套和腿套。日本飞机常来炸石码时，妈妈还学了战时救护。她曾示范给我看，怎么用绷带干净利落地包扎胳膊和大腿关节。妈妈还特别会做手工。我小时候劳作课的作业，有几次就是妈妈代劳的。我交给老师的作业成了最出色最漂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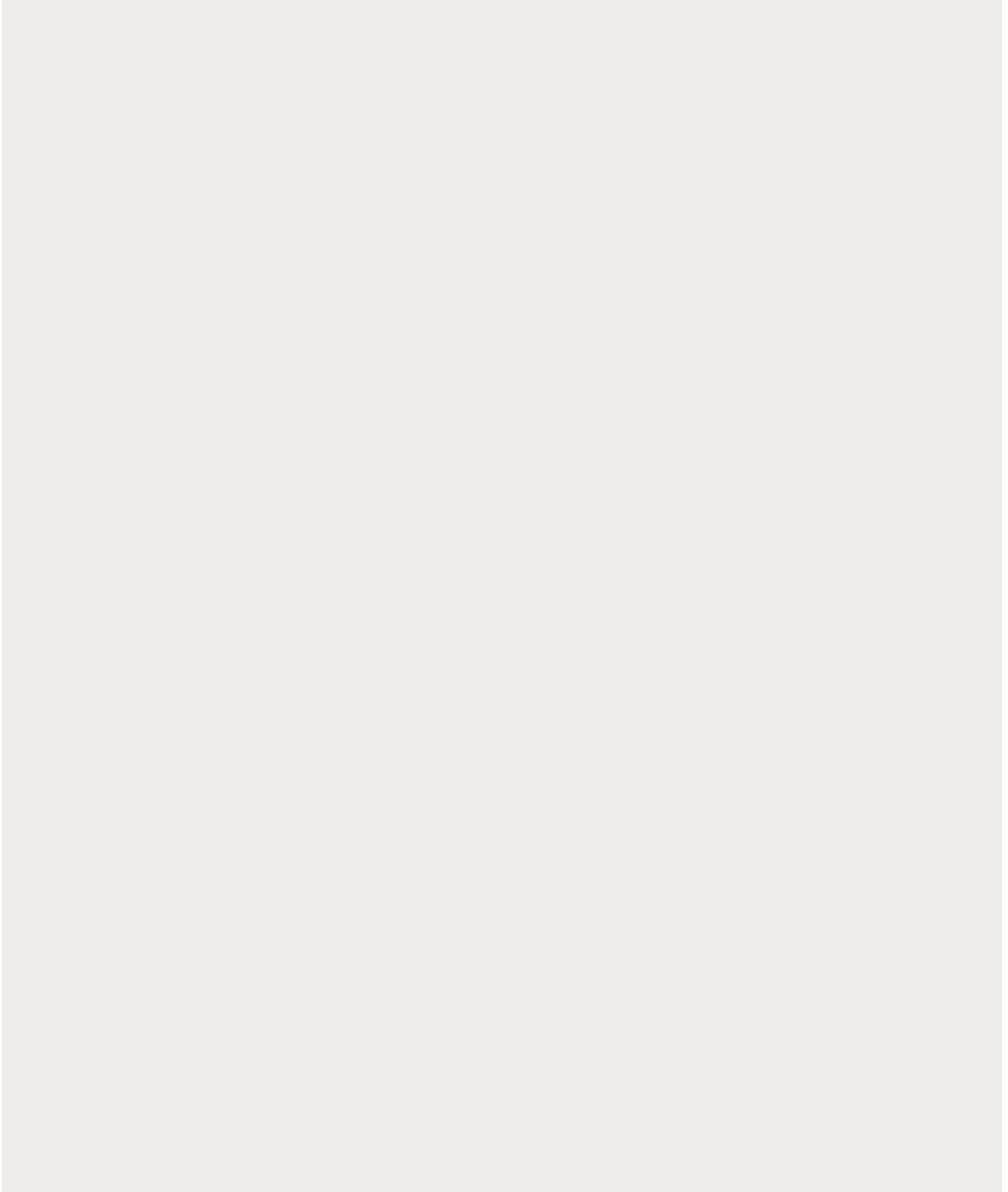
庄
燕
南
五
岁

妈妈还会说普通话，或国语。厦门刚解放时，驻厦门部队的师参谋长赵处长需要找能够说国语的人帮助照看小冬梅，正好妈妈能帮忙。我们住到了厦门虎头山的司令部。从那时起，我也叫上赵爸爸和赵妈妈。1952 年我十一岁去福州读小学（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时，赵爸爸赵妈妈都去子弟学校看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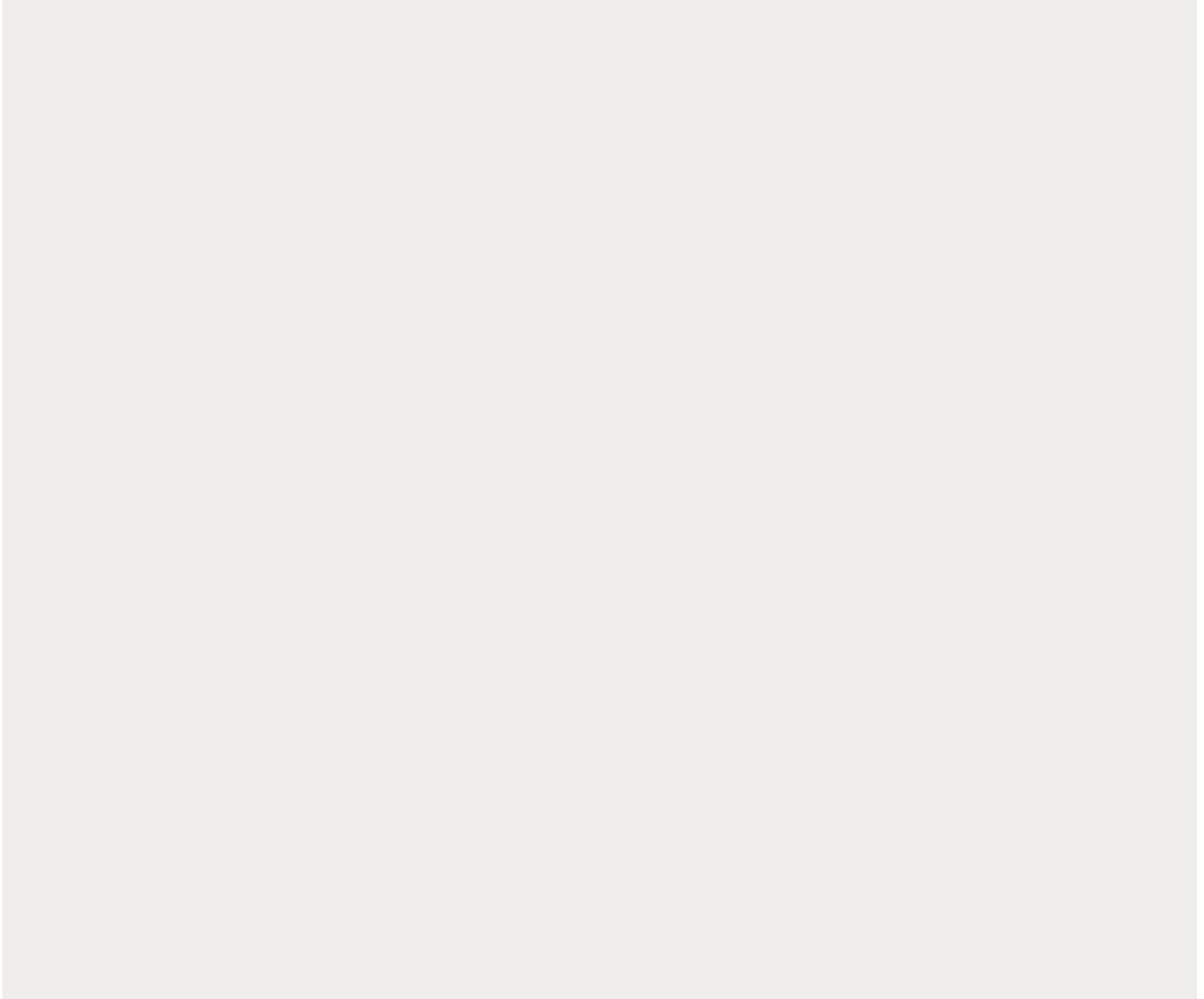
解放后我们没有爸爸养家，政府又没有给我们生活费。不得已，妈妈开始找工作。她卖过米，当过街道文书，也在搬运公司、税务局工作过。当时是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的。所以，妈妈都不在家，也几乎不曾带我们去什么地方玩。所有的日子，就我和弟弟自己两人。所有的事，我得学会自己做，还得照顾弟弟，包括注册上学和申请学杂费减免。

当然，妈妈从没有忘记我们。很小时候有一次在外婆家，我自己一个人在井台那边方便。突然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我连忙冲到前厅，只见大门已经从外面锁上。我跳了跳，无法碰到门闩。正惊慌时，妈妈开门进来，一把把我抱了起来。原来，大人们出门后妈妈发现我不在，连忙回来救我。又有一次，我在石码园圈那边遇到妈妈。正好旁边有一个挑担卖煮番薯的小贩，妈妈就买了一小碗甜番薯给我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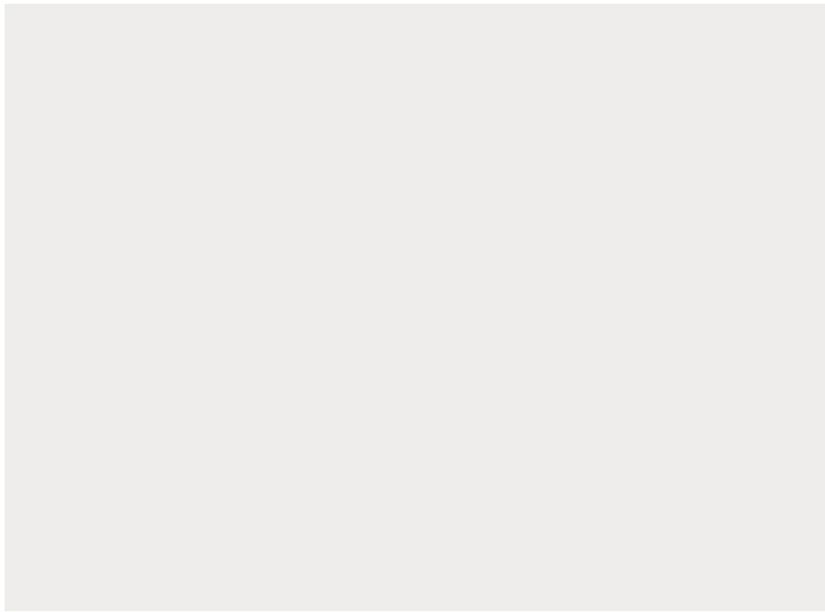
爸爸在世的時候，有一天，大人们叫六七岁的我去买肥皂。到了街上，看到二舅舅守德坐在一张长条凳跟卖肥皂的摊贩（后来得知他是因二战从缅甸回来避战乱的堂舅林守志）聊天。听说我要买肥皂，他们就给我肥皂，不要我的钱。我就拿这钱到另一个摊点买了一辆手指大小的铁皮做的小汽车。回到家里，爸爸听我说出经过，马上用劈柴柴刀的厚背把小汽车砸成一团，从天井里扔到远远的屋顶上去，然后狠狠打我屁股。叔叔过来把我高高抱起，祖母围着护着我把爸爸挡开。那一天晚上，爸爸说不让我进去睡觉，妈妈就在客厅里边打毛线边陪我。后来，她进去看看，说爸爸睡了，就把我带进房去。第二天，妈妈又悄悄带我去“园圈”的一家店铺，买了同样的一辆小汽车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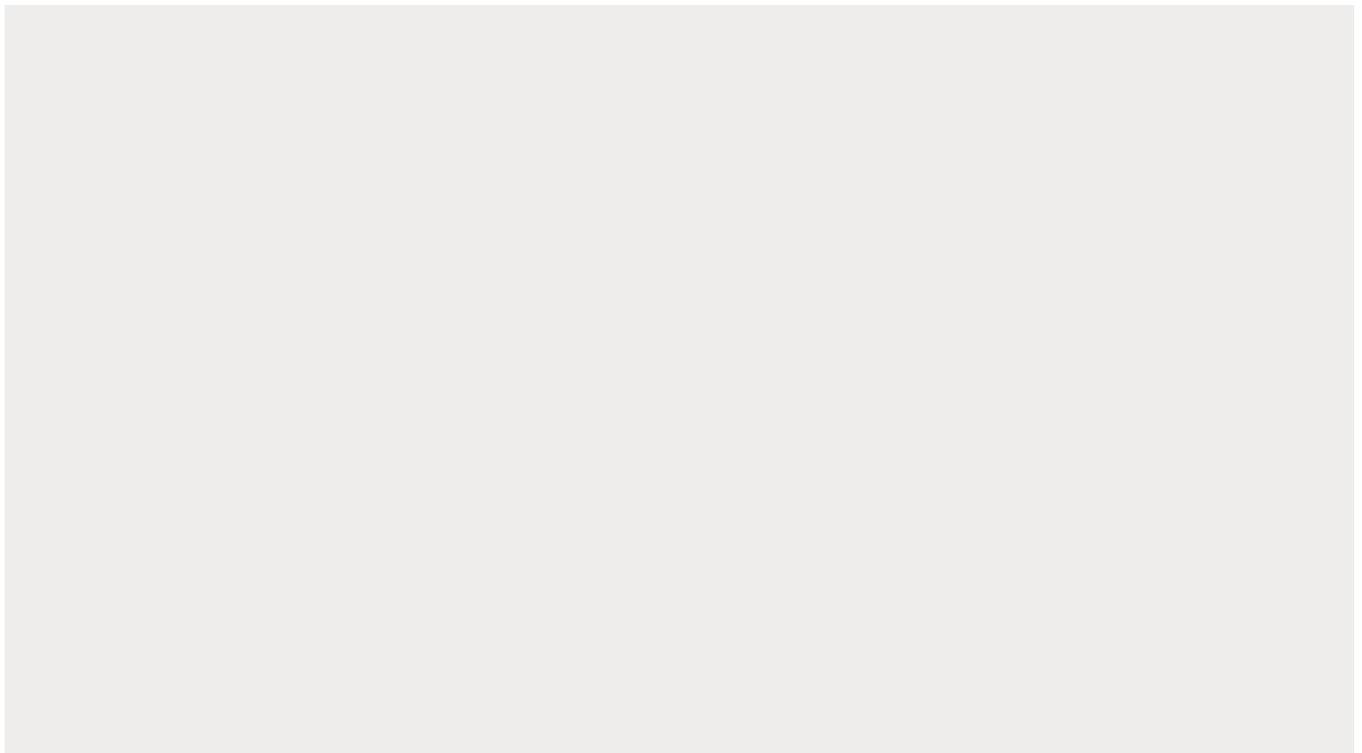
如今，我的小孙子星词有几百辆各式各样的玩具小汽车。但我永远记得当年妈妈给我买的那辆手指大小的铁皮做的小汽车。我也永远记得我读大学时妈妈省吃俭用给我寄的钱和食品。有一年，她读初中时的同学从海外回来邀她见面，她却没有任何一件不破没补的衣服可以穿出门。我也永远没有忘记爸爸，虽然他那么早那么惨地弃我们而去。我们仍然记得67年前的那场变故，我们仍然感受到他受刑时腿骨断裂的极痛。



妈妈百年人生经历的最大收获应该是培养了我们两个兄弟俩。我们各自结婚成家立业，还给了妈妈孙儿孙女和重孙儿重孙女。最大打击有二，都跟爸爸有关。一是解放前夕36岁的爸爸庄少萍烈士（1913 - 1949）在厦门被敌人杀死，成了新中国的奠基石，扔下了33岁的妈妈和8岁的我及3岁的弟弟。二是文革时妈妈被“自己人”批斗关押，罪名说爸爸是特务，不是为革命牺牲，而是死于狗咬狗，等等。解放前夕爸爸的牺牲，我们一家三口成了“光荣烈属”，但我们的生活没有着落。孤儿寡母凄惨地过日子。常常揭不开锅，没有一分钱买菜。文革时妈妈被“自己人”迫害，让妈妈因为痛哭而落下眼疾，“自己人”还抄走爸爸遗留下来的手迹，而且至今没有归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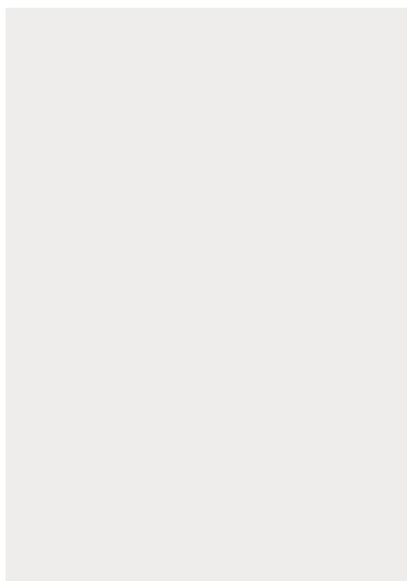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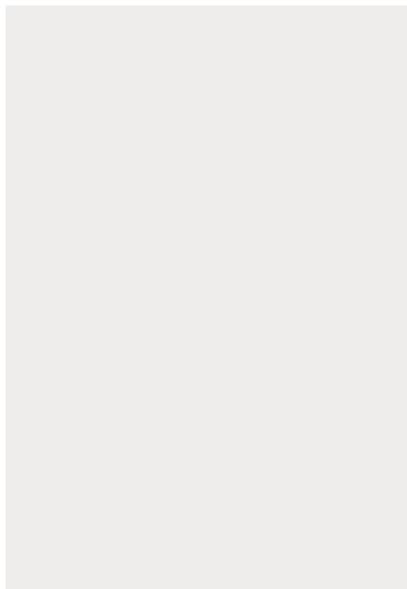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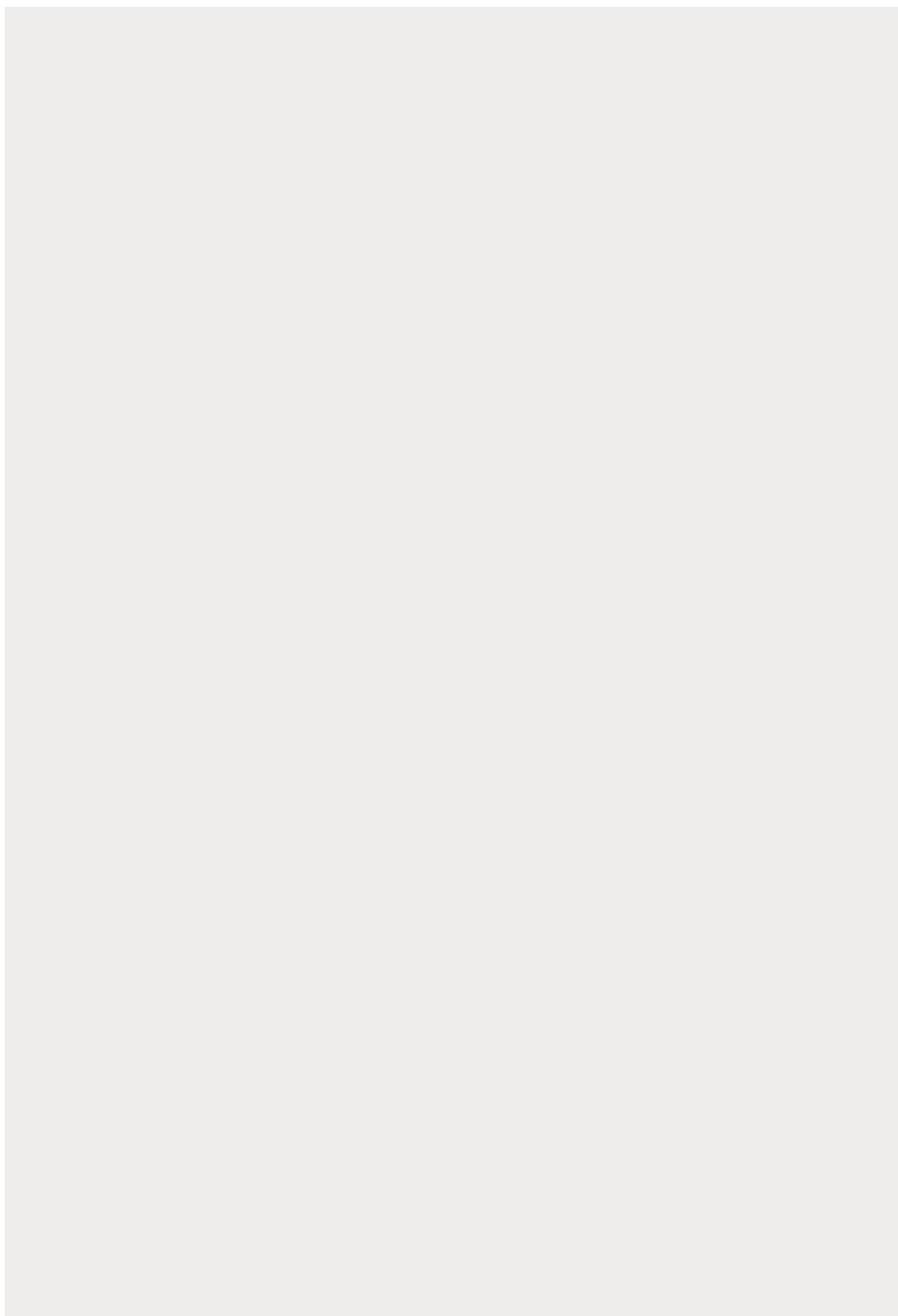
妈妈的名字叫林守准。她从小是基督徒，但爸爸去世后她就不去教堂了，因为她认为上帝不公，让爸爸那么好的人死了。后来，慢慢地，妈妈又去教堂了，还曾经参加唱诗班。前几天，社区陈书记来探望妈妈。感激中，妈妈脱口说“感谢主”。我把照片题了词发给书记，说妈妈还应该说“感谢领导”。书记没有计较，说“善良之人总是心怀感恩，只要能慰藉，又何必拘泥于“感谢领导”之类的话，顺心就好！”是的，妈妈现在是顺心多了，因为她开始得到多方面的关心。近百岁了，没有大病，生活还能基本自理，我们也该感恩了，特别在今天这个平安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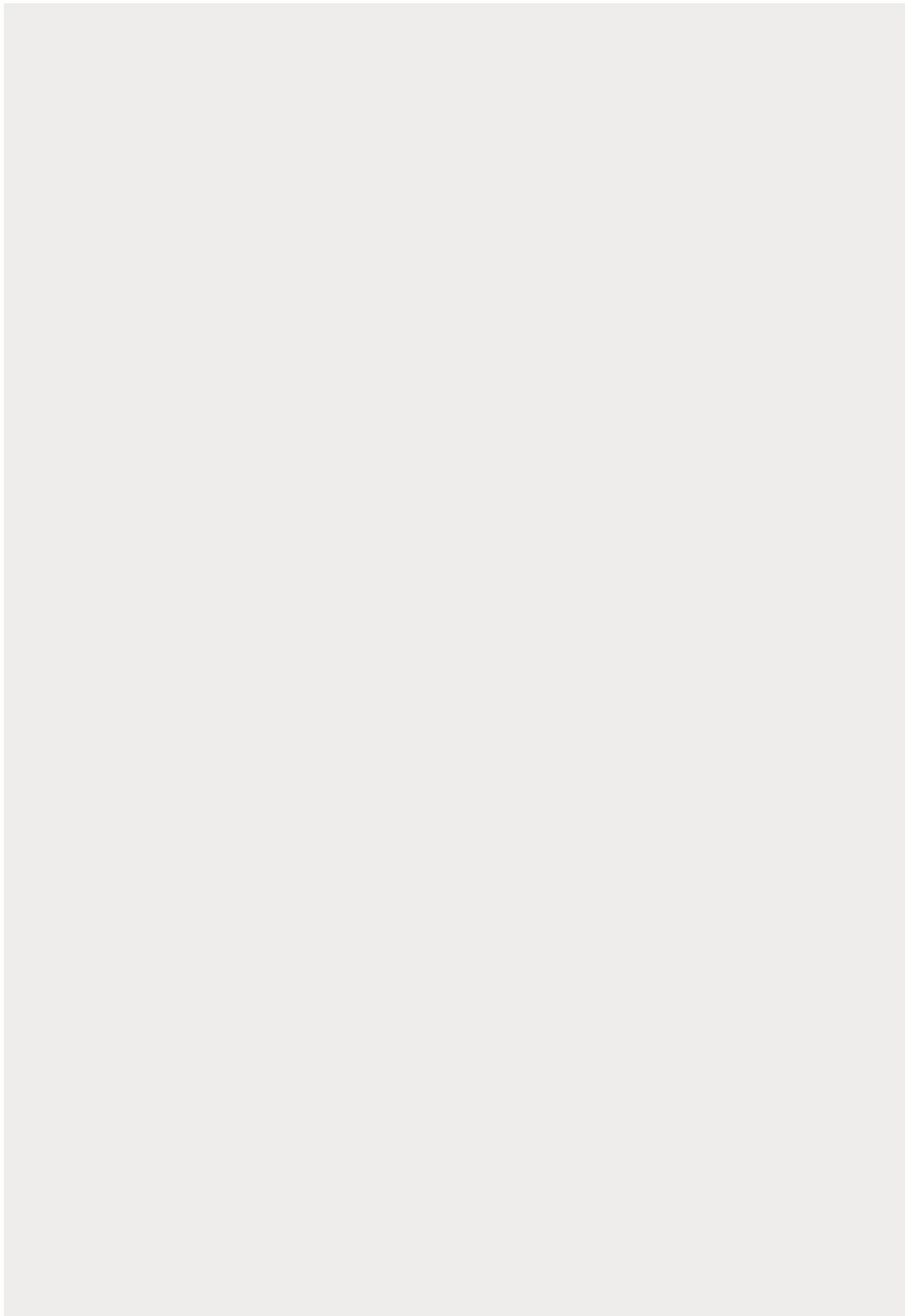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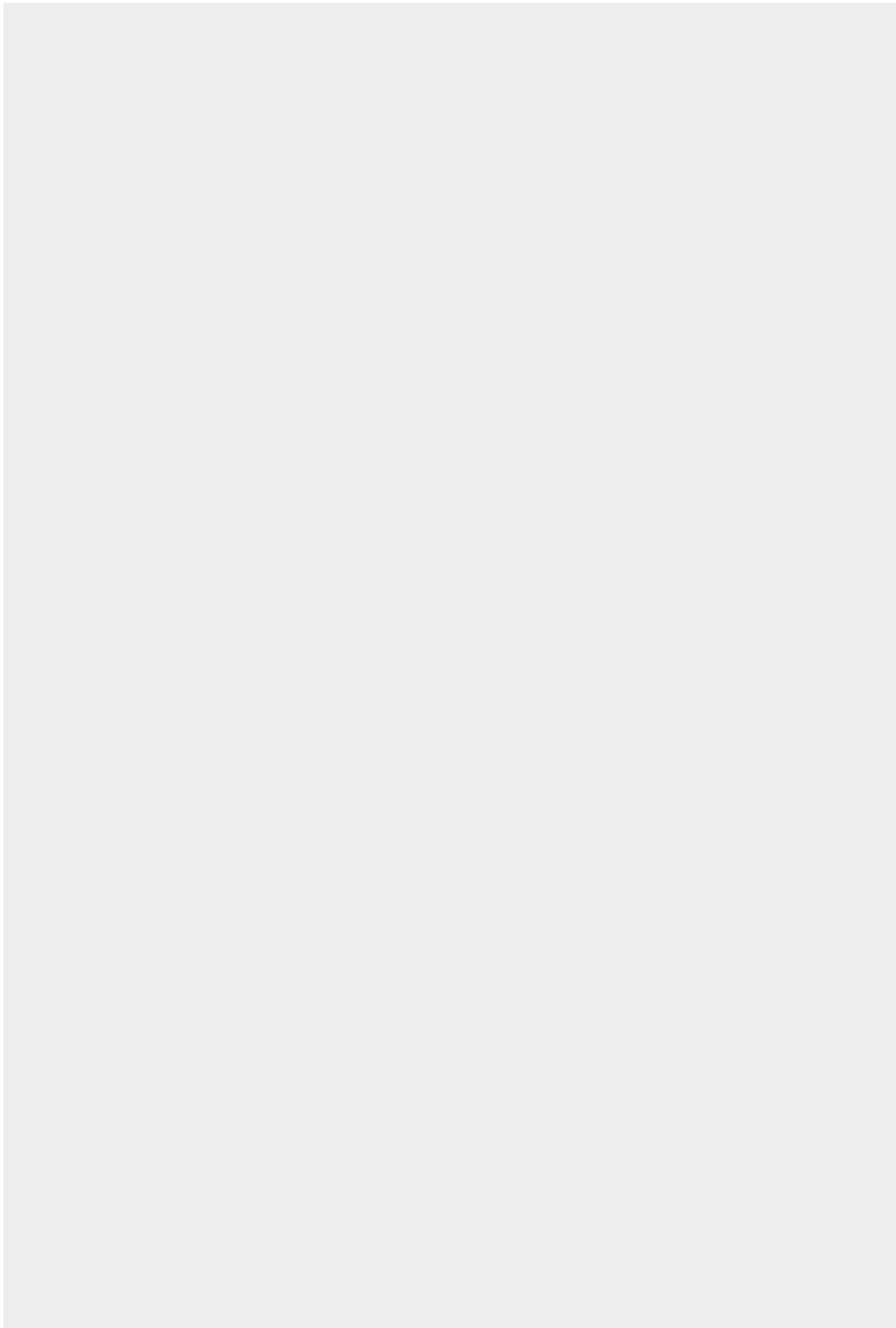
“妈妈”可以不必有名字，因为在孩子的心目中，妈妈就是妈妈，只有一个，不会混淆，无可替代。在平安的日子里，妈妈是乐园；在动荡的岁月里，妈妈是安全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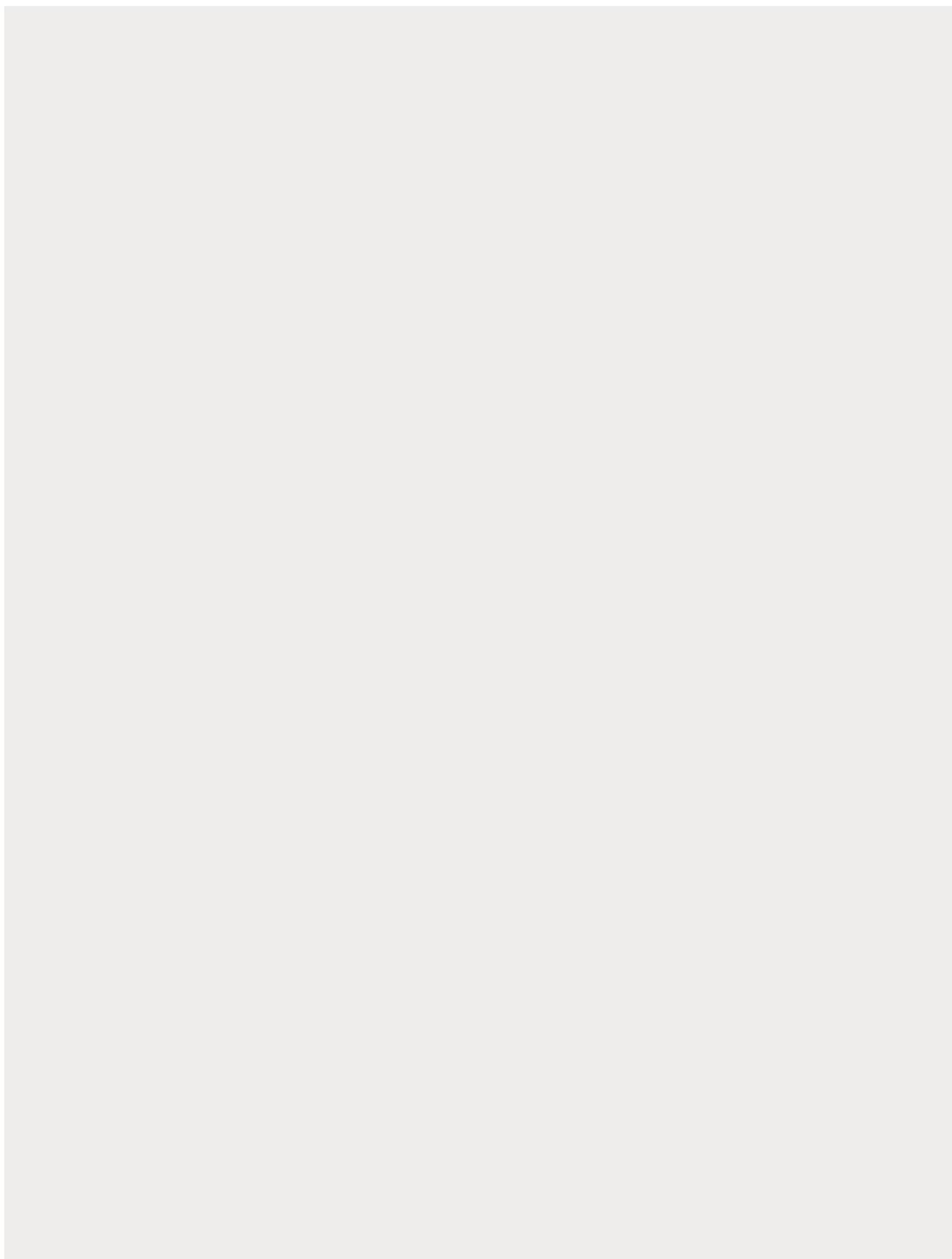
“妈妈” 当然有她的名字，有她的时代，有她走过来的路。人间有多大苦难，她都知道。 人间有多少希望，她也都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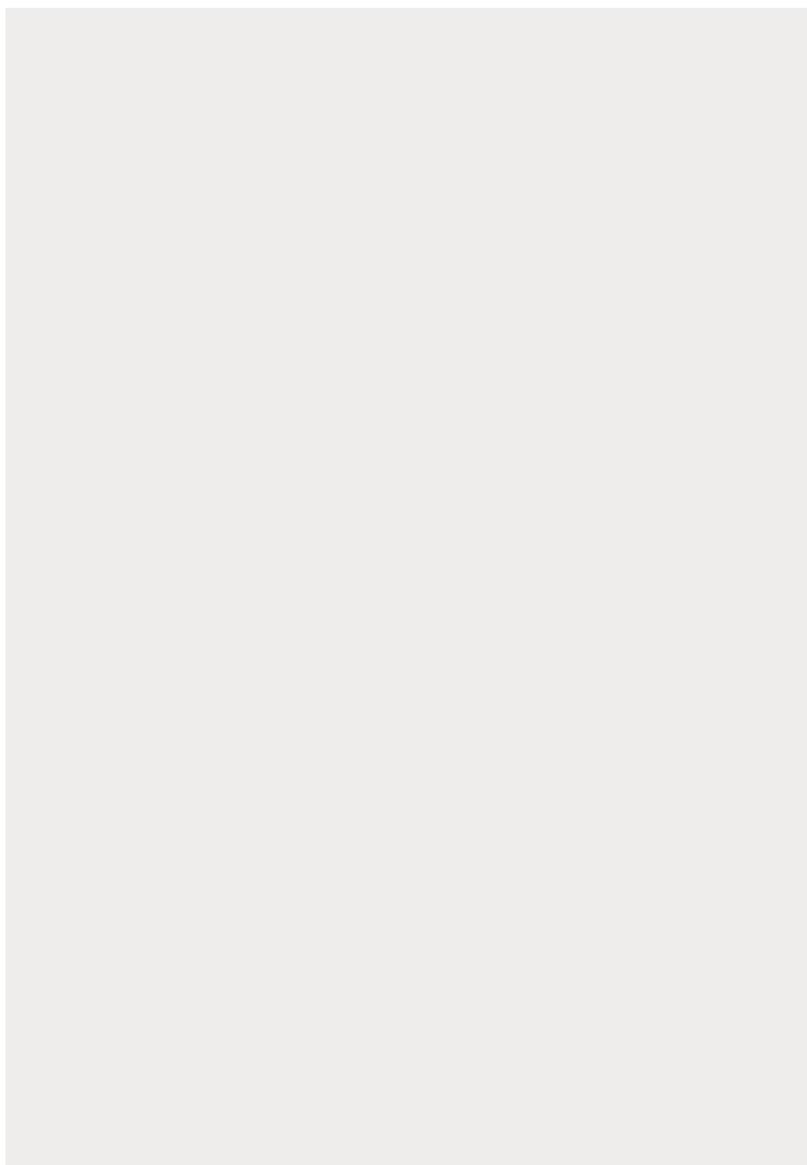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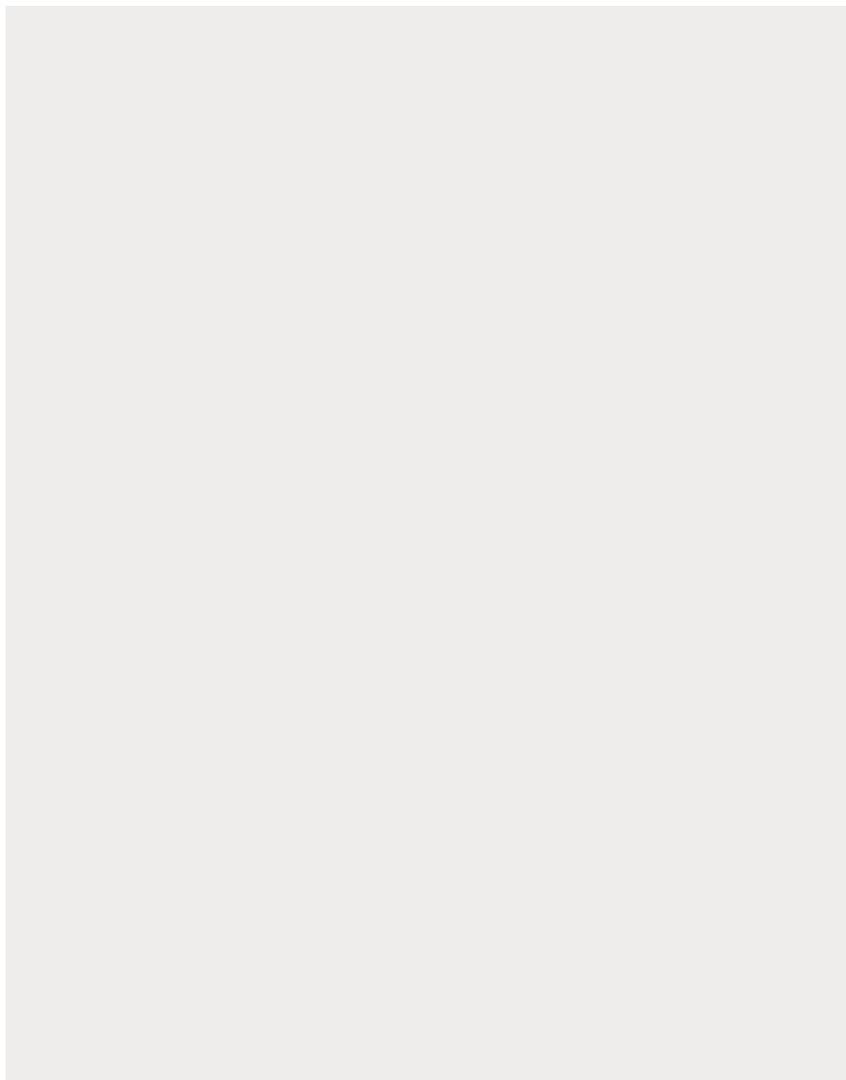




爸爸妈妈1940年的结婚照片



我有一个妹妹，不到两岁时死于脑膜炎。这是妈妈和我在她的坟墓上。



作者简介：庄燕南，石码浸水埕人，旅美学者，厦门烈士庄少萍长子。

LOOKERS 鹭客社 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欢迎关注鹭客社，投稿联系微信号：**DONGE110**

